

赴历史之约

艾云／著

主编／万燕

多年了
一次次地
与不愿离开的友人太多的别
从北岛冷峻而凝重的诗句里
终于像学会了以往的一切生活那样
懂得了理解了学会了离别
不再把相逢相遇的形式看得很浓很重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当代女学人文丛

京)

不再把相见相聚当作寄情的唯一
不再因不能朝夕守望而留连伤感
深深的无价的情谊
已化作无形充溢在空气间
那些只要想一想就会浮出笑容的感觉
比什么都珍贵
北岛早就说了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当代女学人文丛

登录号	151210
分类号	I267
种次号	405

赴历史之约

艾云／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dangdainüxuerenwencong



石油大学 0154440

多年了
 一次次地
 与不愿离开的友人太多的别
 从北岛冷峻而凝重的诗句里
 终于像学会了以往的一切生活那样
 懂得了理解了学会了离别
 不再把相逢相遇的形式看得很浓很重
 不再把相见相聚当作寄情的唯一
 不再因不能朝夕守望而留连伤感
 深深的无价的情谊
 已化作无形充溢在空气间
 那些只要想一想就会浮出笑容的感觉
 比什么都珍贵
 北岛早就说了
 ……一切往事都在梦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赴历史之约/艾云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0
(当代女学人文丛)

ISBN 7-80647-201-0

I. 赴… II. 艾…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9307 号

书 名:赴历史之约

主 编:艾 云

出 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17 号)
发 行: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南昌市光华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7

字 数:16 万

版 次:2000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000

定 价:11.90 元

ISBN 7-80647-201-0/I·147

邮政编码: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艾云，生于河南开封。曾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郑州大学中文系。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作品》杂志社，副编审。已出版书籍：《艾云随笔——女人自述》、《此岸到彼岸的泅渡》、《细节的四季》等。



《绝色霜枫》

乐黛云

《许多种声音》

李子云

《享受人生》

李银河

《生命采蜜》

张文华

《我见过美丽的景象》

崔卫平

《赴历史之约》

艾 云

《用痛感想象》

丹 姪

《温柔的坚守》

马 莉

《网上有人》

徐 坤

《心灵的性别》

万 燕

责任编辑 / 李昆生

封面设计 / 曹琼德 插图 / 马 彦

电脑制作 / 迈伦广告



作者近照

总 序

万 燕

事情还得从1998年9月20日在河北承德召开的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说起。那天晚上,会议安排与会代表座谈“女性文学与出版”的话题,我刚从门外走进会场,就被主持人提溜到话筒跟前“贡献”点子。脑子还没回过神来,只得硬着头皮上阵,贡献了诸如“女学人随笔丛书”、“女学人评论丛书”之类的歪点子,心想:谁爱折腾谁折腾去吧。

就此搁下不提。

转眼到了1999年初,广州方面有人策划出版“女博士随笔丛书”,向我约稿。后来七搞八搞有点“丛”不起来,要交给书商去操办了。我想,与其这样不尴不尬,不如把自己去年那个歪点子做起来,或许更有价值。恰逢7、8月间身体不适,无法写作,就和出版社张罗起这件事来。

当“点子”付诸实践时,一系列的问题也跟着出来了。

例如“女学人”这个概念的确定。人们会凭思维惯性质问:某某某能算女学人吗?那么,什么样的人算“女学人”?书斋出身有学位者?高等学府或科研单位从事研究者?自我潜心于某一研究领域却无职称者?不以任何学术为业的学养浸润者?答案非常不确定。

再例如是否只收文学领域女学人的随笔?其他领域的收

不收？如果收了，她们是否能较好地以散文随笔的形式传递双重可能性——即在保有自身领域特点的同时创造散文随笔的独特风采？如果不收，这能算作规模比较整齐的女学人随笔丛书吗？丛书的姿态又应该如何？前卫的？不时尚的？怀旧的？在汗牛充栋的随笔集、散文集里，在众音浮喧的女性丛书里，再增加这么薄薄的十本书究竟有多大的必要？

而且，我们和大家一样，渴望也害怕走进大大小小的书店，那里面好书成林，坏书成堆，我们的丛书会尘埃落定在哪里？

问题确实很多，但是有两点定位最初就很清楚：避开小女人气，避开纯学术性。

站在这两点定位上思考上述一系列问题，图景就变得渐渐明晰起来：为了保有丛书特征和实质，我们不再执着于“女学人”的内涵和外延，这个词不再受“术业有专攻”的囿限，而是定位于当代知识女性的内在面目，同时注重作者本人的思考、学养和对文化的关注，注重老、中、青三个年龄层面的视野，注重理性和感性的双重文化意义，注重多个领域的重要作者和内容。情怀或浓或淡，状态或中心或边缘。

仅以领域的确定而言，我们采取了作者和内容双向互补的方式，形成社会、翻译、文化、历史、艺术、文学六大板块。例如李银河是著名的社会学家，她本人的学术定位决定了她的大部分随笔要以社会学的形态出现。当她用沉着朴素的笔调谈论“我的女性观”、“我对‘一夜情’的看法”时，实际上已经走出了高深的社会学研究，走进了社会关怀的领地。同样，从事东欧文学译介的崔卫平亦是同一性质，她敏于思辨的特长，借助对中国以外作品和人物的理解，反弹到中国文化本质之

中,这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多元的思考状态。而张文华的“术业”身份没有这么固定,她一直淡入淡出于社会,却长期浸染于文化,对音乐、绘画、自然、精神、文学、人情、学术、人生往事今情的独特品味,奠定了她隽永醇厚的底蕴。艾云也非学历史出身,但她的这本书可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中规模最齐整的一本“课题性随笔”。她以西方和俄罗斯历史上的六个杰出女人为题,杂糅了史实、随笔乃至小说的笔法,在事实中想象,在想象中思索,在思索中升华,显得既大气又绚烂。马莉的定位则非常别致,她写诗,办过画展,但是这些表面的艺术形式,远远比不上她的文本的内在艺术状态,她用变幻迷离的语言,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氛围,即使在大量的书话中也弥漫不已。

此外,作为体现文学性质的散文随笔,文学领域的作者自然还是占了较大比重。德高望重的乐黛云先生,以她凝重深邃的眼光纵横古今中外,笔墨所到之处,无不扶幽发微、沉潜蕴藉。当代著名评论家李子云,以数十年不变的诚实优雅,从容辗转于理想和现实之间,飘扬出令人回味的音色。作家、学人双栖的徐坤,把机智鲜活的面目从小说的“虚”外化为散文的“实”,独特的智慧与调侃渗透在热气腾腾的笔墨之中。至于女性文学专家林丹娅的幽默典丽,则将智性的思考和知性的怡情集于一身,不卑不亢,不张不扬,境界十分深远。

显而易见,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我们希望由此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纷繁多姿的,同时能够全部归附到知识女性的主体上来。因此,她们个人的情感、经历、眼光也以不同面目定格在丛书之中。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哲学等方面,因为各种原因而缺失了。

纵观 20 世纪后期的中国文化,女人的作用变得越来越不可低估。而这些女人当中,有一批自学养出发、自专业领域出发而渗透随笔散文的女人,尤其坚持了自己超然的追求和声音。而这一切,都是她们以女人的身体拥有、感受着的。正如龙应台所言,当她面对社会历史、面对先人古书时,她还必须面对“我是个女人”的体验,这种体验直接反证了当代知识女性的“学养——情怀”之宝贵,这种宝贵可以说是“当代女学人文丛”作为一套随笔丛书在文化史上最具价值之处。

正是这种宝贵促发了“当代女学人文丛”的诞生和面世,促发了作者们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通力合作,促发了各种有关插图和封面的奇思异想(插图分色块和线条两种形式,基本上每二至三篇文章配一幅)。这个过程可以用几句老话来形容:“初生牛犊不怕虎”,“三个臭皮匠,赛过一个诸葛亮”,“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条条道路通罗马”。个中情形即约略可见了。

但是,从过程到结果,毕竟是一种流动不羁的形态,其中潜伏着许多变数,丛书的疏漏之处未免影响了策划初衷的逼真再现,这当然是由于我们视野和精力的不足造成的,还望读者海涵。

这套书付梓的时间很短——只有半年,又很长——跨越了两个千年。这种交织着现代迅疾与古老漫长的时间隐性,无疑借学养中的女人的书写,暗示了全部女人命运的缩影。从这个缩影走进,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在写作中,在阅读中,在生活中,女人与人类历史一致而又不一致的变迁。

2000.2.8 于深圳大学海青楼 201 室

目 录

1	总序	万燕
1	耶拿小组的夜莺	
33	塞纳河畔的火凤凰	
69	哀泣的缪斯	
107	赴历史之约	
132	道德的暧昧性	
175	疾病与负轭作为信仰之隐喻	
214	附录：	
216	后记	

耶拿小组的夜莺

——卡洛琳娜(德)

当年,法国的斯达尔夫人曾盛赞德国。因为她看到的德国,虽然气候总是阴悒湿濡,人们总习惯于在严寒冷峭的日子围着火炉啜茗或是遐想,但那终日蜷曲的生活则培养了人的内向性。内向性首先让男人更添无限魅力。总是紧蹙眉头,眉心打成一个结,面孔肃穆并且不拘言笑,增添着神秘意象。并且,执起批判的武器,通过语言的方式征服和改造世界,给历史留下另一种证明。这样的男人真让女人迷恋。

可斯达尔夫人也没有想到,这些如奥林匹斯山诸神般的男人因了自己的太过坚毅与强大,则将女人覆盖了。太过的热爱,彼此不生任何的间隙与齟齬,女人感到心满意足时,情感在充实以后,那文字的力量却在淡薄和削弱中。其实,有一些失落,男人带给女人不大不小的麻烦,反倒可以使女人因抑悒而生出无穷思绪感

慨,造就出一些文字女人来。当男人强大到把女人整个包容起来的时候,女人只想躺在一个温暖的港湾休憩,那文字的使命就不知不觉会放弃。斯达尔夫人生活的法国,较之德国是更感性的。在沙龙中出入辞藻华赡并风度翩翩的男人,让女人恨也不是爱也不是,恩恩怨怨结结漓漓,却因演绎的万古风流之事,令女人缜密展开的内心更为起伏无定了。法国男人搅扰着女人,令她们时时的幸福又时时的愤懑,但是所有感情的磨砥则玉成了许多的法国女人。男人有狂迷的热爱又有些公子哥儿般的薄幸,则使女人自由摔阖的生命状态达臻极致。即使碧山暮霭,秋云暗重;纵是才下眉头却上心头,那眉头与心头之事总是男人的赋予,与男人纠缠不清的历史命运使女人发挥着想象力。除斯达尔夫人外,乔治·桑、波芙娃以及杜拉斯等等,优秀的法国女人,通过语言创造了一种辉煌。

并不是说德国没有女人通过语言创造辉煌,后来曾有汉娜·阿伦特以其不逊于男人的睿智与理性为这个国度的妇女赢得过名望与光荣。但在更早时间,其实是可以有女人秉书于史册之上的,但不知是由于早夭的天命,抑或是太过热爱情感的暖融,竟使她只以灵感启迪了男人,却没有留下更多的著述。这就是下面所谈到的卡洛琳娜。但这里仍有一点儿对前面所论的更正。即浪漫派时期的德国男人,好像身上流淌着更热烈沸腾的血。他们不像后来那般仅以冷峻酷傲著称。那时,他们并不是那么冷漠寡淡,其人生旨归和艺术旨趣都与女人热烈的爱情分割不开。他们并没有想到给女人以覆盖以囚禁,而是放女人以充分自由。比如谢林,他对卡洛琳娜的热爱几乎是不附加任何条件的。他也没有那过于阴鸷枭骛的个性而对女人造成压制和贬抑,但卡洛琳娜自己对人事对世界人

木三分的犀利深刻更多表现在与友人通信之时,和她随时随地发表的议论里。她不像法国女人那样急于进入历史,而只是成为男人生命闪光的部分,成为他们灵感和智慧之源。这也许不经意中形成德国女人的共性:宁愿生活在辉煌男人的身后。或许是卡洛琳娜过早的香消玉殒而使得自己思想的锋芒还未及闪烁便阴阳两隔而入虚无泥土?总之,她率然随意,并没有留下认真构想的文字和书籍。关于她,留下了人的余香,也留下种种的遗憾。

她可不是病院的常客

18世纪末的德国,在艺术思想上出现了一批与以往传统大相径庭的叛逆者。这些人不再是启蒙时期精神与理性的拥戴者。这一次,德国将见识另一批人,这是另类,在刀刃上起舞,在悬崖边蹒跚,时而发出某些颤栗和痉挛的表情;但是,正是这些人将把艺术与思想从温柔敦厚的暖床引入凄迷之地,也同时将艺术与思想引向更深入之境。这里要推翻的是过去所谓的高尚、均衡、雅致当然还有自制,这就是德国的浪漫主义和浪漫派。

对于这秉持新的艺术主张和独异生活形态的人,有人则不那么友好的形容为浪漫主义的病院里收容的古怪人物。比如写作《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勃兰兑斯就是这么做的。他说这病院有那么多古怪人物:一个患肺病的兄弟会教徒,带有亢奋情欲和神秘渴念的诺瓦利斯;一个玩世不恭的忧郁病患者,带有病态的天主教倾向的蒂克;一个有天才的反抗冲动,以《路琴德》一文惹恼寻常观众审美趣味的弗路德里希·施莱格

尔；一个被监视的梦想家，沉溺于半幻境中的霍夫曼……

你尽可以把他们形容为古怪甚至是可厌的人，他们的确是破了生活的和谐与生命的正常，但同时他们也破着生活的固着与平庸。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往往是在金蛇狂舞的时刻，一向滞重沉郁的德国民族，因了浪漫派，其民族肌体被注入了一种狂烈而直感的新鲜液体，逼使她沉迈的旧皮哗哗脱落。

这里有一个女人则不是病院的常客，她那样健康明媚，风情万种。她被形容为“耶拿小组的夜莺”。她无疑是此时浪漫派的中坚，这就是卡洛琳娜。并且，她和这个时期这个派别中的两个都极为出色的男人有婚姻的联系，这两个男人分别是威廉·施莱格尔与谢林。其中她与谢林的恋爱与婚姻更是令后人无可释怀。

先说威·施莱格尔。他与弗·施莱格尔是兄弟俩。弟弟弗·施莱格尔以其感性的极为锐敏见长，他的《路琴德》是当时震撼不歇的一本违忤传统却又立意崭新艺术新颖的小说。而哥哥威·施莱格尔则稳健持重。他的建树多在理论上以及译介上。是他将莎士比亚的作品由英国译介给德国的读者。1797年，三十岁的威·施莱格尔发表了他的莎士比亚译本的第一卷。接着还有另外卷本的陆续发表。在这些译著之后的评论和研究性文章中，人们总能发现一种女性情感的流露，这是从施莱格尔的其他作品中所不常见的。

这是卡洛琳娜的手迹。

卡洛琳娜(1763~1809)与威·施莱格尔 1796 年结婚。她出生在一个著名的东方学教授的家庭，二十一岁时嫁给了拜梅尔医生。四年后这位医生去世，她一个人拖着两个孩子。人们并不认为她是一个绝色美人，可她却具有独特的魅力。

仿佛是历史必然的选择了她在德国浪漫主义运动中要充当起举足轻重的角色。

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在浪漫主义运动中,女人被赋予特殊使命和享有特殊的地位。因为崇拜爱情是其运动的重要核心,这又是将幻想变为行动的重要手段,女性在这时必然的成为男性艺术创造的酵素、拜倒的对象,同时又是他们并肩战斗的伴侣。比如在弗·施莱格尔那部引起毁誉截然两种不同评价的小说《路琴德》中,通篇呈现着浪漫主义艺术的主张和实践,那即是:享受快乐是大家的平等权力。此时男人被确定为刚毅勇敢的标准已不再是清心寡欲中的建功立业,而是不仅自己可以享受快乐,而且也要使女人享受快乐,施莱格尔毫无忌讳地说道:“高度的艺术嗅觉存在于性冲动之中。”小说在谈一个男人也即作为一个英雄发育成长的历史:青少年时期,他身上炽烈燃烧着无对象的爱情之火,这破坏了他的肌体。后来进入恋爱阶段,他渴望可是又害怕使自己心爱的姑娘失去童贞。因而在关键时刻什么都没有做,而姑娘好像对没有把她引诱到底感到不满意。后来是接近“半上流社会”的妇女,他与朋友的女友陷入爱情无可自拔,然后又与别的女人发生爱情。到最后,他终于找到的安宁和归宿是与成熟心智和肉体的女人发生性关系,使他感到愉快的事是性欲热情的奇异一致以及从彼此占有中得到的相互快乐。

当时的时尚充满革命意喻。胸怀裸露着,衣服讲究东方式的宽大。在一些最出色的少妇中间,情调推崇放荡。当时的路易斯·费迪南王子的情妇之一保·维泽尔的美丽风流在街衢里巷为人谈论。政治家兼哲学家洪堡曾步行几十里路去看她。而那个莽撞的王子对她也是爱得要命,频频书信中散发

着烫人的热焰。苍白忧郁的蒂克也为她留给自己的深刻印象隽怀不已。那是浪漫主义时代,也是思想观念革命与解放的时代。施莱尔马赫曾在当时的一份重要刊物《雅典娜神殿》上发表的片断《为贵妇们所拟的理性问答》中,号召妇女要冲破性别束缚,他甚至非常惊世骇俗地提出,许多尝试都是必要的,“如果把三四对夫妇聚在一起,并且允许互换配偶,那么真正的好姻缘就可以出现。”再比如弟弟弗·施莱格尔同多罗特娅结合不久,费希特便走入他们的生活。三个都很高兴住在一起,费希特甚至计划永远这样过下去。他给他的妻子写信说:他正设法劝说弗·施莱格尔留在柏林,同时劝说威·施莱格尔同他太太也迁到这里,“如果计划实现,我们,也就是施莱格尔兄弟、谢林(也一定得把他找来)和我们,就要建立一个家庭,租一个大寓所,雇用一个厨子,等等。”但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原因在多罗特娅与卡洛琳娜不和。

这就是当时浪漫派对爱与欲重新认识,它在肯定人性中积极的冲动,不再是清教徒式的仅仅局限于精神范畴的思念和眷顾,而是将人的绝对激情放在纯粹的肉身敞开中。尽管不少人对这种远悖传统常规的言行充满驳斥与诋毁,但是,思想以及感情正是在种种不规则形式中迅速展开和发育。

那么此时,那种心智和肉体的力量都十分孱弱的女性已不再是人们为之崇拜的,美丽已不再是惟一的对女性称誉的标准,青春年少也不再拥有被首肯的价值。而像卡洛琳娜这样的女人,却在不知什么时候准备停当,她正躬逢其时,准备出场。

卡洛琳娜必然是浪漫主义运动的宁馨儿。她天性聪颖,感觉敏锐,善于交往,而又有那种略带狡黠与邪恶的能量交融